

# 浴火王妃

醉疯魔◎著

命运之轴刹那反转，流沙漏尽。  
烽烟连天，江河血溅，  
海棠花妖艳绽放。

顶级毒辣女佣兵重生古代，素手翻云，剑指河山。  
潇湘新晋人气女王

醉疯魔

『凤凰涅槃』系列强势来袭

风云暗涌，战火焚燃。

凤啸九天，惊绝天下。

她与他在穷途相遇，在末路中执手，红豆初芽，相思不绝。

然而，当情深遭遇叛离，

过往的相爱相守又能否敌过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Wenhua  
Wangfei ①

# 浴火王妃

醉疯魔◎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凤鸣九霄，  
天下倾歌

第三卷





# 第一章 登基之乱



春光浓浓，枝头的鸟儿成双，不住地鸣叫。山峦重重，道路条条，快马一匹又一匹地从官道上疾驰而过。清歌长袍翻卷，尘土飞扬，直奔青鸾。

江湖宴上，清歌收到冒顿了的来信。冒顿是她收服的北漠五将之一，当初凤帝在她出征之前，给了她一个密令，那就是让她征服北漠二十五万兵马，然后设计全部剿杀。清歌当时递给北漠五将看的就是那道密令，不过她在下面附了一行字：跟了我，这道密令就会消失。

当时她已经用武力将五人收服，而那道密令，更是让五人死心跟着她。

那一晚，所有人都以为她和五将在喝酒庆祝，其实她是在和他们商量计策，将青鸾的兵马歼灭后，用北漠的兵马代替。北漠人一直被青鸾歧视，能入正规军，且有吃有喝有军饷，比起被围剿，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于是他们当下就答应了。

杜曼娘是知道这一切的。当时清歌用救命信物交换的条件就是让她视而不见。好在杜曼娘也一心想找个依靠，投了清歌这边，自然这事是无人知晓了。这便是清歌手第一支正式的兵马。

信上的消息说，自她消失一个月之后，靳品玉就开始在朝中做出小动作，联合大臣，打算在她守孝出陵的那一日造反。

造反？靳品玉要做什么，她早就知道，等的就是这一天。

青鸾上下，凤帝驾崩时的白孝已经取了下来，气氛比起两个月前要好上许多。

清歌一进青鸾就与杜曼娘联系上了。一看着她的面具，杜曼娘虽然不像吴雄那样大大咧咧地表现了出来，但面上还是有些异色。

已经进了这里，便不必再伪装。清歌将易容的东西卸了，换上了女装，她看着一旁铜镜里面具折射的冷光，转头将面具摘了下来。

秀丽的容颜此时有一半变得斑驳，好似有虫子盘踞在左脸上，遮住了那娇嫩的肌肤，让人无端生出惧意。

“陛下的容颜是不是坠下山崖导致的？”其他人不知道清歌的去向，杜曼娘却是清楚的。

“算是。”清歌将面具丢在桌上。

杜曼娘的目光从面具上掠过，她沉吟了片刻道：“那陛下明日的登基大典，要戴面具吗？”如果不戴面具，那半边面容如此骇人，要怎么面对朝臣？

这一点其实清歌也在考虑，葱白的手指从面具上划过，眼底掠过一丝暗光，她唇瓣微启道：“当然要戴着。”

从杜曼娘这个角度，只看到清歌完美无瑕的右脸，墨眸宛若平静的大海，雾霭重重，看不到下面藏着的心思。她也知道，自己是猜不出这人的心思的，便开口将话题转到明日的登基典礼上去。

“新品玉这次不知怎么说动宗族也来了，很棘手。”

宗族是皇族的根本，虽然现在只有几个老妇人在里面，可怎么说也还是皇家的象征。加上有一部分兵马掌握在丞相和宗族手中，如果她们联手，人数倒是其次，怕只怕军心会不稳。

闻言，摩挲着冰冷的面具，指尖传来阵阵凉意。她眼底的寒霜，让人觉得室内极为安静。

她知道新品玉会动手。从那天晚上她偷偷去了靳府，看到了那个秘密，她便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现在她还没有掌握青鸾的兵权，在她登基大典那日，如果新品玉将那个消息爆出来，绝对能将她一下打入谷底。

看她神色暗沉，杜曼娘眉头皱了起来，眼底露出凛冽之色，“要不然，干脆明日找借口不去，派人将新品玉杀了？”

“不行。去，一定要去。我等了这么久，就是要掌握青鸾。不去，岂不是正合她意。”清歌立即否决道。

“可是宗族的人……”杜曼娘不是害怕，只是她可以调动的兵马和宗族能调



动的不同。宗族仅凭一人便可以调动的皇家兵马，她必须要偕同另外一块令牌才可以，这也是她和靳品玉两人互相掣肘的地方。

“不用怕！”清歌站起来一甩长袖，华服将她凛然的脸色衬得阴戾，“明日我自有办法。”这种事，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靳品玉的心思，在凤霓裳谋逆的时候她便看了出来，当初那场谋逆的主策划就是她。最后她竟然能从里面脱身出来，可见此人心思之深。清歌心里对她一直都有不悦和防备，由于她还未登基，不方便将靳品玉一帮人连根拔起，这次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她岂能不用。

杜曼娘见她神色笃定，“那我要不要准备什么？”

“不必，我们什么也不用做。”清歌含笑的唇角锋利如刀，将杜曼娘最后一点忐忑剔得干干净净。

青鸾皇城，一片繁忙之象。

红锦高挂，金鸾泛辉，处处透出一股新皇登基的喜气。宫中女官忙忙碌碌地穿梭，侍卫比起往常来，更加认真地巡逻。

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登基大典下，暗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变乱。

一日一夜，日升月落。

天边露出了金灿灿的明光，给大地镀上了薄薄的金色，江山万里红衬绿映，到处都显得生机勃勃。

帝位交接，如今人们的眼底，只有新登基的女帝。这个传奇一样的女帝，从失踪到被认回，不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登上了帝位，让人对她既好奇又敬佩。

然而这一片金色的阳光下，却有一股压抑着的阴森在蠢蠢欲动，仿佛随时都要破土而出。

宗族里最德高望重的凤宗妇也穿着隆重地出席，给这样的日子更添了一份肃穆。

清歌在女官的伺候下，换上了明红色绣有金色九龙盘云的帝服，头上戴着翔凤衔珠的金丝皇冠，足足穿戴了一个时辰，才将一切打点完毕。

她站在足有一人高的铜镜前，看着里面的人。银色的面具配着那一身华服，露出一股说不出的森冷尊贵，仿若举手投足间便能让一切灰飞烟灭。这种感觉很好，难怪那么多人喜欢这个位置，光是穿上这一身衣服，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今日的登基典礼主要是进行祭天，颁布诏书，祭告宗庙、社稷以及万民。其实在凤帝驾崩后，她就是新皇了，这个登基大典不过是诏告天下，她已成为名正言顺的女帝。

在众人仰望之下，清歌踏出大殿，长长的衣摆后跟有两排女官。耀眼的日光里，女子一出来，便听到下面传来一片惊呼声。谁都没有料到在这一日，坤帝竟然会戴着面具出席祭天大典。

百官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眼里都带着疑惑。

怎么会戴着面具出来，没听过有这个规定啊。可是也没有规定，说女帝不可以戴着面具祭天。于是百官心里虽有疑问，却压在心里。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也不想因此把新帝得罪了。

靳品玉站在百官左列首位，玄色官服衬着她的笑容，微生皱纹的面容更显得老成自在。她看着清歌的举动，嘴角边的笑纹加深几许。

长长的祭文念下来，一番仪式举行到了最后。到了最关键的祭告宗庙时，按照国律，需要丞相将香递给新皇插进铜鼎之中，以示对新皇登基的鼎力支持。

女官将手中的香递给靳品玉。靳品玉手持着香，一步步迈上了高高的祭台。清歌双手交叠，看着靳品玉恭谨的模样，面具下的笑越发的冷厉。

“辛苦靳丞相了。”清越的女声从祭台上传出，传遍偌大的祭台广场，传到每一个官员的耳中。上完这炷香后，清歌便是天下承认的青鸾新帝了。

就在这时，靳品玉上前一步，将手中的香狠狠地往地上一掷，面容变得异常愤怒。她一手指着清歌，一面朝着广场厉声道：“今日，本相要揭穿凤清歌的真面目。这个即将登位的女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皇太女！”

此话一出，犹如巨石投进油锅，顿时让下方人群炸开了锅。

灼灼烈日照得人眼眸微眯，有人抬头直视台上着了帝服的清歌，却被那银色面具反射出来的光刺得眼睛生疼。一时间周围都寂静了下来，只听到华盖被风吹起，黄色的流苏在风里拂动的声音。

祭天仪式举行到一半突然停下，实乃前所未见。面对如此局面，杜曼娘站在武将行列首位，看着右前方的凤宗妇，却见她脸上一副入定的神态，显然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杜曼娘抬眸，往前迈出一步，对着靳品玉道：“靳丞相可知今日是什么日





子？此等妄语岂可随口而出！”

她是武将，声音十足响亮不说，更有一股浑厚的气息。这话被台上的传音石一波一波地传了下去，百官皆抬头看看她，又看看靳品玉。

里面有人是和靳品玉一起的，有人是不知发生了何事，还有的是闻到了其中的危险打定主意观望的。但他们心底皆打算先看了事情的发展再说。

靳品玉转身看着默然站立在一旁，仿若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的清歌，眼底闪过一抹亮光，又很快地掩饰了下去。她言语笃定地对台下的杜曼娘道：“今日是什么日子已不用说，天下谁人不知道，这是我青鸾新帝登基的日子。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将真相说出来！偌大的青鸾国，绝不能让个假货做了女帝！”

她那带着坚毅和自信的声音，立即就感染了所有人。

清歌站在台上，见官员们神色各异，气氛陡然而变，从开始的肃穆到现在的凌乱。她缓缓地勾起笑容，眼神清冷凉薄。靳品玉还真是会选时间，在最后一瞬，指出她不是真正的皇太女，让下面臣子的心立即就乱了。

“靳丞相，你说这个戴着面具的人不是坤帝凤清歌吗？”一个一品大臣站了出来，大声问道。看来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如此。恰巧清歌今日戴了个面具站在此处，众人便认为她不是本人，是其他人冒充的。

扫了一眼那张银色的面具，靳品玉的神情变得有些嘲讽和倨傲，“不，她是凤清歌。”

一语出，其他官员更是面面相觑了。既然是凤清歌，怎会是假的呢？

“我要在这里揭穿的是，凤清歌她并不是当初丢失的皇长女。”看着下面百官的模样，靳品玉将最重的一枚炸弹丢了出来。

不是丢失的皇长女？那就是说，凤清歌是假冒的了？

杜曼娘眉梢皱起，抬眼看着祭天台上的两人。当初她不知靳品玉用什么原因请动了宗族，现在她却知道了。凤家血脉真假一事，当然能让宗族出面，这样的事不叫大事那什么才是大事？

“是吗？”清歌在台上缓缓地转身，明红色帝服的衣摆随着她的动作逶迤而动。帝服上龙腾凤跃，威仪彰显，面具后的双眸深不见底。她看着靳品玉笑道：

“不知道靳丞相你可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凤帝认错了朕这个女儿？”

她的语气很平淡，没有丝毫的慌乱，眼神更是平静无波，看不出半点涟漪。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话的含义不是那样简单。

风清歌是由风帝认回来的，并不是她自己要回来的。靳品玉这一句话，等于说了先帝的不是，若是没有证据，当下斩立决也毫不为过。

靳品玉眉眼一沉，看着对面的女子，尽管看不见她的容貌，却仍可以感受到她那种强大的自信和威仪，这样的气势和镇定，是很适合做一国君王的。

可惜，适合做也没有用。她要的是一个可以控制的君王，而不是现在的局面。更何况，她并不是真正的皇族血脉。

风霓裳那次的政变若不是有此人在，是绝对不会失败的，这笔账靳品玉一直记在心里。好在当时她也喝了毒酒，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否则她早已去了阴间，哪还有机会站在此处。

想到这里，靳品玉不由冷笑了一声。现在她也没什么顾忌了，既然已经说出这样的话，她就没有退路了，当下她对着清歌横眉道：“先帝爱女心切，一时被小人蒙蔽也不是不可能。就连众臣和我，都被你欺骗了去！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是让我发现了真正的风家血脉，才知道我们都被小人蒙了眼。”

靳品玉一番言辞说得情真意切，下方和她商议好的大臣立即站出来道：“若是真有这样的事情，那务必要弄个清楚！”

“决不能让风家的血脉流落在民间……”

你一言，我一语，众人的神色更显得迟疑。

敢声称帝王是假的，又怎会没有证据？祭天台中的目光一时都集中到了清歌身上，等待着她的辩解。

辩解？清歌只笑了笑，轻轻地对靳品玉道：“靳丞相既然已经如此有把握，认定了风帝老眼昏花认不出自己的骨血，说我这个先帝所封的皇太女是假的，那就拿出证据来吧。”

她的语气极为轻松，却也摆明了态度。这个罪已经将冒犯先帝和得罪新帝连在一起了，若是拿不出证据，不能服众，会有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清歌慢悠悠的话语让那些有心煽风点火的臣子心下一震。若是冒牌货，能有如此淡定的态度吗？人心顿时又有些飘浮不定，清歌站在上面，将那些人的面色变化都收在眼底。这一番下来，也没有人敢再多言。

靳品玉未曾料到这十几年来不受宠的庶女竟然能几句话就直指事情的中心，



暗道自己还是小瞧了她。不过这又如何呢，她手上握着的可是王牌，只怕凤清歌根本不知道接下来面对的会是什么。

想到这里，她的心情更加好了，她转身对着台下眼皮耷拉的华服老妇躬身道：“凤宗妇，今日请你来，便是要将此事弄个明白，在宗庙及各位先帝面前做个见证。”

一直老僧入定一般的老妇人此时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花白的头发上戴着象征皇族宗妇身份的翡翠抹额，由旁边伺候的女官扶了起来，凤宗妇一步步地走上了祭天台。

待上来了之后，她才慢慢地转过身来，对着清歌躬身行礼。虽然年迈，她的动作却很标准，清歌也淡淡点了下头，算是回礼。

这时，凤宗妇才极为缓慢地开口道：“靳丞相，你身为一国文官之首，老身相信你不会无凭无证便妄自开口。若有证据就拿出来，我们凤家的血统自是不能认错。”

靳品玉等的就是这句话。她微微伏下身子，微笑道：“我请宗妇来，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宗妇。青鸾皇家的女子身上是否都有一只凤凰胎记？”这事本不会让外人知道，是为了防止有人做手脚假冒凤家骨血，所以靳品玉才小声地说明。她贵为凤帝信赖的丞相，知道这件事，并不算奇怪。

凤宗妇眯起的双眼本来浑浊不堪，此时却透出一丝精明的颜色，她不急不缓地点头道：“是的。”

“那便是了。”靳品玉冷冷地一笑，“我发现这个胎记，在另外一名女子身上也有。”

凤宗妇微驼的背立即直了起来，她侧头看着靳品玉，神色凛然，“此事当真？”

“当然！”靳品玉对着下方一摆手，“带遗姬小姐上来！”

遗姬？

杜曼娘的脸色微微一变。难道遗姬就是她口中所说的真正的皇太女吗？她看了看清歌，心中突突直跳。若清歌真是假的，今日这一验证，她岂不是投靠了个假的靠山？她垂眼拢袖，思索着这一切。

下方的女官带着一个红衣丽人走了上来，浅粉色的广袖长裙随着她的步伐微

微摆动，好似桃花仙子婷婷而来。

靳品玉睨了一眼清歌，见她依旧是不慌不忙地站在那处，连气息都没有丝毫改变，好似眼前的一切都在她掌控中一般，靳品玉莫名地觉得心里有一丝不确定。不过这一丝不确定，在听到下方女子的声音时，立刻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不知丞相召唤遗姬前来，有何事？”遗姬抬着脸，眉目间烟云笼罩，好似一朵弱不禁风的花，随时会被风吹走般。

周围的男子早就看得目不转睛了，连女子也将目光停留了几刻，暗道真是不愧天下第一美之名。婉转之间，便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呵护，东雷夜王倒是好福气。

“遗姬，你乃青鸾凤族后人。我今日便要为你正名，告诉这天下人，你才是真正的凤翎音，而台上的这个人不过是假冒的而已！”靳品玉的声音比开始更加悦耳，对着遗姬高声宣告。

遗姬就是真正的皇太女？众人心中皆是一动，心中百转千回，倒是想起遗姬的身世。

遗姬幼时被老东雷王的侍从捡回宫中，被指给夜王做了侍女。好似遗姬今年也是十七岁，与丢失的风翎音公主年岁也对得上。青鸾和东雷是相邻的两国，公主辗转到了东雷也是有可能的。

靳品玉还要开口说话，清歌却挥手一扬，“不用多说了。你既然说你有证据，那么今日朕也给你机会，在百官之前将证据拿出来！”

前一句话是对着靳品玉，后一句话则是对着遗姬。

凤宗妇不动声色地站在高台上，眯着眼看着清歌大气凛然的举止，而后又将目光移到下方的遗姬身上。

遗姬抬起桃花一样的小脸，目光闪躲着清歌，望着靳品玉。半晌后她咬着唇，缓缓地转过身来，将她的外衣除下，露出半边雪白的肩膀。

阳光下，雪一样的肌肤上，一只手掌大小的凤凰栩栩如生。她缓缓地转了一圈，让百官都将这图案落于眼底，才慢慢地将衣服拉了上去，垂眼不语。

凤宗妇一直安然的神态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招手道：“快，快让老身看看。”

待那一块胎记近在眼前，她伸出如树皮一样的手指，在上面擦洗。又吩咐了女官，取来特制的药水反复擦了擦，确认那凤凰依旧一动不动时，凤宗妇的脸皮



剧烈地抖动起来。她手中的拐杖使劲地在祭天台上一顿，对着清歌颤抖地吼道：“来人啊，来人啊……还不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拉下去！”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确定了遗姬的胎记是真的了。侍卫们一时还没从这样的转换中醒过来，靳品玉就已经摆出了丞相的官威，喝道：“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把假货给拉下去！”一声令下，侍卫醒悟过来，立即往前跑来。兵甲撞击佩剑的声音在祭台上显得格外清晰。

风宗妇紧紧地拉住遗姬的手，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但犀利的眼神却紧紧地盯着清歌，恨不得将目光化为利剑，戳她几个窟窿才好。

靳品玉更是得意地一笑，掩饰不住的喜悦从眼中露了出来。她看了一眼站在后面的遗姬，这样的女帝，真的是太好掌握了。

杜曼娘脸色都变了。怎么会如此，难道清歌真的是假的？她怎么也没想到，靳品玉竟然用这样的办法。其他的她们都可以按谋反叛乱的罪名挡回去，可若新帝是假的，便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时间官员们便沸腾了起来。

“差一点啊，差一点就给这个骗子当了女帝了！”

“是啊，真是丢死人了，刚才我们都在对着一个假货跪拜吗？”

说这些话的，大多数是一些见风使舵或与靳品玉勾结的人。而这个时候，那个本该慌乱的人，却不动如山。清歌斜睨了眼冲上来的侍卫，厉声道：“你们知道谋逆是什么罪吗？”一瞬间爆发出来的锐利霸气，将那些侍卫以及混乱的群臣震得安静了下来，他们纷纷抬头看着清歌，侍卫更是不敢再动。

眼前的人帝服加身，金冠招摇，慑人的光华在烈日下夺目闪耀，让人不敢轻视。

竟然到了这个时候，还这么硬气。死撑着又有什么用处，到最后还不是要被打得一落千丈？靳品玉冷哼一声，眉眼斜挑，怒道：“你一个冒牌皇女，此时还在这儿装腔作势，今日宗妇都指认你是假的，你还能如何狡辩？！还不给我拿下这个冒牌货？！”

“呵呵……”一声低笑，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冒了出来。众人顺着声音看去，正是本该惶恐的清歌，她摇了摇头，两手轻轻地拍掌，漆黑的水眸望着靳品玉，大笑道，“好，好，好。靳丞相，你找了个舞女来，就想认作是我青鸾的女帝。是不是只要有这样的图案，不管什么身份，都能说是我风族的骨血呢？”

一旁的遗姬闻言脸色一白，全身都在颤抖。凤宗妇感到她的手心一片冰凉，眉头不由得一皱，却抿着嘴没有开口。

祭天台上，只有一个女子神色自若，淡然地看着其他人，直笑得靳品玉心底发虚，却也有更多的怒火冒了出来，“假的永远是假的！”她特意派了人去查，遗姬被人捡到的时间以及岁数，绝不会弄错。更何况她的相貌，也依稀有过去女帝的影子。

“好，假的就是假的！这话说得极好！”清歌站在台上，唇角的笑意掩在银色面具下，讽刺的意味却溢满了眼底。她对着远处的殿门高高扬手，“来人啊，将外面候着的人，给朕带进来！”

女官鱼贯而出，却是带着十名打扮艳丽、脂粉味十足的女子进来。透过那不停扭摆的腰臀，一看便知她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民女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十名女子齐声跪下，整齐地对着清歌行礼。

望着广场上色彩鲜艳的人影，凤宗妇用力地顿了顿拐杖，喝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这里是祭天祭祖之地，怎可让这等女子来此！”

“什么女子？怎么有的人来得，有的人来不得？”清歌的话明显意有所指，让凤宗妇一下想起了还被她拽着的遗姬。她鼻翼禁不住一张一合，显然是在压抑着怒气。

清歌淡然一笑，目光从遗姬身上轻轻掠过，再转到广场上的十名女子身上，“你们将衣服脱了。”

一声令下，早就做惯了风月营生的十名女子立即将上衣除下。耀耀烈日之下，只见白花花的躯体上，或肩部，或背部，或胸前，总之春光乍泄中，有各种各样的凤凰图案在众人眼前晃动。

百官中已经有人往前细看那图案，靳品玉和凤宗妇脸色齐齐一变，片刻间又掩饰了下去。靳品玉大喝道：“这图案，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就劳烦凤宗妇一个个去验吧！”清歌猛地一挥袖，声音已经没有了开始的愉悦。那雷霆万钧的威严，让凤宗妇一抖，使了个眼色吩咐女官，扶着她急急往台下走去。

用特制的药水一个个地在十名女子肌肤上擦拭，半晌，图案都没有任何变化。凤宗妇的脸色由白到青，由青到黑，对着那十人问道：“你们身上的图案，



是怎么回事？”

一名女子立刻捂着嘴一笑，“老夫人问奴家身上的是什么，这个可是我们风月界大师的新手笔。用颜料在身上刺喜欢的花样，栩栩如生，更添情趣。但凡是有点名气的红倌，谁身上没有这么个东西。”

她这么一说，其他人也附和着笑了起来，“那可不是，我们姐儿几个可是特意挑了这凤凰图的。做不成凤凰，就在身上文个文身，算了个愿望呗！”

她们这样一笑，四周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微妙，也变得十分尴尬。

遗姬站在台上，不住地往后退。她看着底下那十个笑得恣意浪荡的女子，恨不得将肩膀缩起来。她也是舞姬出身，在其他人眼里，舞姬和那些红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卖身不卖身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她不过是其中特别点的，卖的是一个人而已。

新品玉更是不相信。她从台上冲过去，抓着一个红倌的手臂，舀起一瓢水用力地搓洗了起来。她手掌用力到让那红倌大声呼痛，“哎，你轻点好吧……”

红了双眼的新品玉一把甩开手，指着清歌怒道：“你这又是使了什么诡计，让其他人身上都有了这东西？！”

使了什么诡计？清歌冷笑，她不使诡计，难道要等着她来掀翻了台子让自己掉下来吗？早些时候她就疑惑千夜离既然不喜欢遗姬，为何还一直将遗姬留在身旁。待她夜里偷偷去查看，发现遗姬的肩膀处有一个凤凰图案，顿时就明白了。

千夜离从不做无用之事，将遗姬一直留在身边，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将青鸾拿下。

这样的胎记，奇特是奇特。每一代凤族后代都会有，样子也各不相同。好在清歌是从现代穿过去的，在佣兵身上出现得最多的也是文身。当初她对这个很有兴趣，还在脖子后文了个国王的英文，为此学了文身的手艺。配上星儿在青峰山拿来的颜料，一个个“凤凰胎记”就这样出来了。刺进了皮肤的颜料，表皮上洗洗，是怎么也洗不掉的，她们怎能想到颜料可以用技术刺进肌肤里面做图案。

“靳丞相真是奇怪了，胎记这东西，还能使了手段做出来？还是说有些人心怀不轨，一心想要让青鸾无主，自己好掌握大权，尝尝这九五至尊的滋味呢？”

话音一落，广场上的人脸色都有点尴尬起来，目光也变得有些复杂。

遗姬是谁，是东雷夜王的人。谁不知道，这东雷夜王曾被怀疑是杀了凤帝的凶手，虽然找不到实在的证据，两国的关系却也不如以前。如今这么一想，新品

玉的目的的确值得人深思。

情况正如清歌所料，凤宗妇的脸色也变了。她眯着眼看着靳品玉，显然已经不相信她了。到了这个时候，靳品玉只得一拼，她指着清歌道：“不说她们，那你的身上一定是有胎记的，就展示给大家看看，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

她脑子转弯还是很快的。清歌不是那些伶倌，自然不可能在身后文了文身，只要清歌身上没有凤凰图案，那么她就是假的！

清歌当然也知道，也佩服她的反应。她的背后的确是没有，就连星儿画的凤凰，都已经洗去了。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极其优雅地侧过身，一手负在背后，半抬下巴，双眸微眯，静静地看着下方的靳品玉。

广场上极为安静，就在靳品玉以为清歌在心虚的时候，雷霆般威仪的噪音猛然响起，“朕天子之尊，岂能因你一言，即在众人面前宽衣解带，你当我青鸾皇家是摆设吗？！”

一句话下来，众人的脸色更是难看了起来。上面的女子负手而立，金色的日光洒在她的背后，衬得她整个人如同天神一般。

已经立号了的女帝和这些歌姬绝不是一个档次，在众人面前宽衣解带，那不是将青鸾的脸面都丢光了。日后给其他国家笑话，女帝连个伶人都不如吗？

凤宗妇最先出声，“这等事情决不可为！”宗族是最要脸面的，这不是打了凤族历代祖先的脸吗？血统高贵的凤族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

靳品玉此时也是不管不顾了，清歌的行为在她眼底就是心虚。她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怎么，是不是没有胎记，不能作假，你就不敢了？”

清歌紧紧地盯住她，这个人，今日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了，不把她赶下台就绝不会善了。当下，她侧过头来，看着靳品玉道：“靳丞相如此肯定我是假的，一定要让我在众人面前宽衣才肯死心。我凤清歌虽然是新帝上位，也绝不会做这种事情。既然如此，那我无话可说，凤帝当初认错了人，便当是认错了，我也不稀罕。”

方才清歌还据理力争，下令带人来看了同样的图案，此时这态度又突然转变，让下面的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凤清歌真的是假的吗？

“你这个冒牌货，早就应该承认自己是假的了，还在这儿惺惺作态！”靳品





玉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怎么，没有胎记了，现在只有服软了吧。

杜曼娘眼里尽是疑惑，抬头看着清歌，垂手静立。

清歌一手将头上的金色皇冠取下，顶在食指上。一头的墨发瞬间倾泻下来，披在身后，墨发和红衣贴在一起，给她的威严之中添了几分柔和。她轻轻晃了晃皇冠，听着那珍珠脆响，抬头笑道：“女帝这位置，也不是那么好坐的，谁愿意谁坐。既然是风帝认错了，那当初在乌线峰也是个误会了，我还是回到大雍，去做我的太子妃吧！”最后一句话，极轻极飘，伴随着愉悦的笑声，落在其他人心口中却骇人心魂，让他们的脸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白紫蓝黑红，说不出的精彩好看。

乌线峰是个误会。

当年风帝是如何将皇太女认回来的？是在乌线峰里，风帝设计围攻了当时还是太子的御天乾，还有马上就要大婚的太子妃沐清歌。因为那一次的围攻，使得御天乾受了伤，凌帝大怒，天下人皆认为沐清歌就是凤翎音，是潜伏在大雍的间谍。也是那一次围攻，让御天乾和沐清歌这对名满天下的痴心爱侣，横生隔阂。

谁不知道，如今的乾帝当年是如何爱沐清歌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当着天下人的面，许诺今生只要沐清歌一人。如今，乾帝登基两个月，后宫仍空无一人。若是今日在这里说出风帝当初错认凤清歌，那不就等于承认了一切都是青鸾的陷阱吗？

这两个月来，大雍一日强过一日，闪电一般地将天星吞没得不得不投靠东雷，而比邻的青鸾却一直没有受到半点战火波及。这是为了什么，大多数人心中有数。若否认清歌不是凤翎音，是认错了人，那么她回去坐上的便是大雍的皇后之位，盛怒之下的御天乾，还会给青鸾好果子吃吗？

想到这里，凤宗妇憋着一肚子闷气，横了靳品玉一眼，不由得开口对清歌道：“陛下不要置气！”

置气？清歌大声笑了起来，笑里的冷意却清晰地传到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置气？凤宗妇，你以为我有什么好置气的？”

她的眼神如同一把锐利的剑，刺进众人心底，“说我是青鸾皇族的是你们，说我不是青鸾皇族的也是你们！怎么，你们让我来，我就来了，你们让我走，我也愿意走了。如今，又来说我置气，这可让人很是费解。”

当下，百官中有人全身都不自在起来，心底也起了气，怨恨起靳品玉来。即